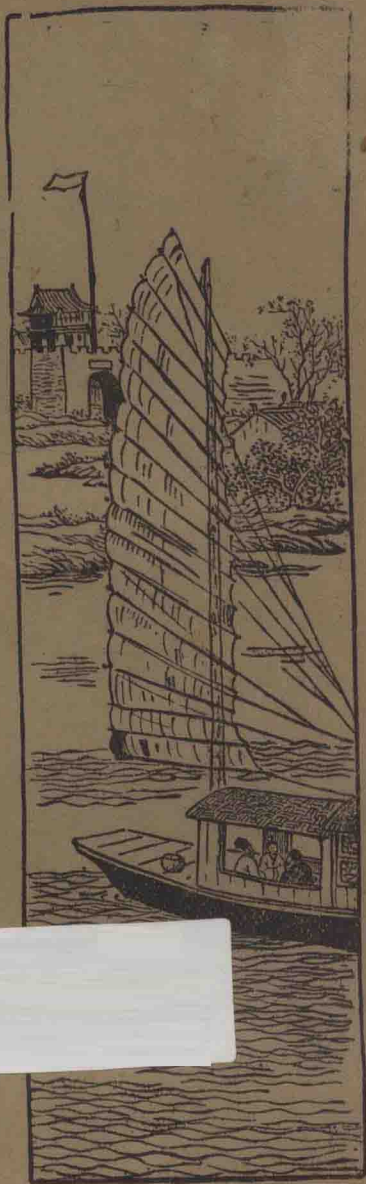


徐霞客游記



徐霞客遊記

江陰徐宏祖霞客著

莫釐樵子標點

遊天台山日記

浙江台州府

癸丑之三月晦——自甯海出西門，雲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態。三十里，至梁隍山，聞此地於菟夾道，月傷數十人，遂止宿。

四月初一日——早雨。行十五里，路有歧，馬首西向台山；天色漸霽。又十里，抵松門嶺，山峻路滑，舍騎步行。自奉化來，雖越嶺數重，皆循山麓，至此迂迴臨陟，俱在山脊，而雨後新霽，泉聲山色，往復創變，翠叢中山鵲映發，令人攀歷忘苦。又十五里，飯於筋竹菴。山頂隨處種麥。從筋竹嶺南行，則向國清大路。適有國清僧雲峯同飯，言此抵石梁，山險路長，行李不便，不若以輕裝往，而重擔向國清相待；余然之，令擔夫隨雲峯往國清，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。行五里，過筋竹嶺，嶺旁多短松，老榦屈曲，根葉蒼秀，俱吾閩門盆中物也。又三十餘里，抵彌陀菴；上下高嶺，深山荒寂，（恐藏虎，故草木俱焚去。）泉轟風動，

路絕旅人，菴在萬山坳中，路荒且長，適當其半，可飯可宿。

初二日——飯後，雨始止，遂越潦攀嶺，溪石漸幽。二十里，暮，抵天封寺。臥念晨上峯頂，以期霽爲緣；蓋連日晚霽，並無曉晴。及五更夢中，聞明星滿天，喜不成寐。

初三日——晨起，果日光燁燁，決策向頂，上數里，至華頂菴；又三里，將近頂，爲太白堂；——俱無可觀。聞堂左下有黃經洞，乃從小徑，二里，俯見一突石，頗覺秀蔚。至，則一髮僧結菴於前，恐風自洞來，以石甃塞其門，大爲歎惋。復上，至太白，循路登絕頂，荒草靡靡，山高風冽，草上結霜高寸許，而四山迴映，琪花玉樹，玲瓏彌望；嶺角山花盛開，頂上反不吐色，蓋爲高寒所勒耳。仍下華頂菴，過池邊小橋，越三嶺，溪迴山合，木石森麗，一轉一奇，殊慊所望。二十里，過上方廣，至石梁，禮佛曇花亭，不暇細觀飛瀑。下至下方廣，仰視石梁飛瀑，忽在天際。聞斷橋珠簾尤勝，僧言飯後行，猶及往返。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一嶺，沿澗八九里，水瀑從石門瀉下，旋轉三曲；上層爲斷橋，兩石斜合，水碎迸石間，匯轉入潭；中層兩石對峙如門，水爲門束，勢甚怒；下層潭口頗闊，瀉處如閘，水從壩中斜下；三級俱高數丈，各極神奇，但循級而下，宛轉處爲曲所遮，不能一望盡收。又里許，

爲珠簾水，水傾下處甚平闊，其勢散緩，滔滔汨汨。余亦足跳草莽中，採木緣崖，蓮舟不能從。暝色四下，始返。停足仙筏橋，觀石梁臥虹，飛瀑噴雪，幾不欲臥。

初四日——台山一碧如黛，不暇晨餐，即循仙筏，上曇花亭；石梁即在亭外。梁闊尺餘，長三丈，架兩山坳間；兩飛瀑從亭左來，至橋乃合流下墜，雷轟河隕，百丈不止。余從梁上行，下瞰深潭，毛骨俱悚。梁盡，即爲大石所隔，不能達前山，乃還。過曇花，入上方廣寺。循寺前溪，復至隔山大石上，坐觀石梁，爲下寺僧促飯，乃去。飯後，十五里，抵萬年寺，登藏經閣；閣兩重，有南北經兩藏；寺前後多古杉，悉三人圍，鶴巢於上，傳聲嘹嘒，亦山中一清響也。是日，余欲向桐柏宮覓「瓊臺雙闕」，路多迷津，遂謀向國清。國清去萬年四十里，中過龍王堂；每下一嶺，余謂已在平地，及下數重，勢猶未止，始悟華頂之高，去天非遠。日暮，入國清，與雲峯相見，如遇故知。與商探奇次第，雲峯言，「名勝無如兩巖，雖遠，可以騎行；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，抵桐柏，則翠壁赤城，可一覽收矣。」初五日——有雨色，不願，取寒明兩巖道，由寺向西門覓騎；騎至，雨亦至。五十里，至步頭，雨止，騎去。二里，入山，峯縈水映，木秀石奇，意甚樂之。一溪從東陽來，勢甚急，

大若曹娥；四顧無筏，負奴背而涉，深過於膝，移渡一澗，幾一時。三里，至明巖。明巖實寒山拾得隱身地，兩山迴曲，志所謂八寸關也。入關，則四圍峭壁如城。最後，洞深數丈，廣容數百人；洞外，左有兩巖，皆在半壁；右有石筍突聳，上齊石壁，相去一線，青松紫蕊，蓊鬱於上，恰與左巖相對，可稱奇絕。出八寸關，復上一巖，亦左向；來時仰望如一隙，及登其上，明敞容數百人。巖中一井，曰仙人井，淺而不可竭。巖外一特石，高數丈，上岐立如兩人，僧指爲「寒山拾得」云。入寺飯後，雲陰潰散，新月在天，人在迴崖頂上，對之清光溢壁。

初六日——凌晨，出巖，六七里，至寒巖，石壁直上如劈。仰視空中，洞穴甚多。巖半有一洞，闊八十步，深百餘步，平展明朗。循巖右行，從石隘仰登，巖坳有兩石對聳，下分上連，爲鵲橋，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，但少飛瀑直下耳。還飯僧舍。覓筏渡一溪，循溪行山下，一帶峭壁巉崖，草木盤垂其上，內多海棠紫荆，映蔭溪色，香風來處，玉蘭芳草，處處不絕。已至一山嘴，石壁直豎澗底，澗溪流駛，旁無餘地，壁上鑿孔以行，孔中僅容半趾，偃身而過，神魄爲動。自寒巖，十五里，至步頭，從小路向桃源。桃源在護國寺旁，寺已廢，土

人茫無知者。隨雲峯莽行曲路中，日已墮，竟無宿處。乃復問至坪頭潭，——潭去步頭僅二十里，今從小路迂迴三十餘里——宿。——信桃源誤入也。

初七日——自坪頭潭，行曲路中，三十餘里，渡溪入山。又四五里，山口漸窄，有館曰桃花塢。循深潭而行，潭水澄碧，飛泉自上來注，爲鳴玉澗，澗隨山轉，人隨澗行，兩旁山皆石骨，攢積夾翠，涉目成趣，大抵勝在寒明兩巖間。澗窮路絕，一瀑從山坳瀉下，勢甚縱橫。出飯館中，循塢東南行，越兩嶺，尋所謂「瓊臺雙闕」，竟無知者；去數里，訪知在山頂，與雲峯循路攀援，始達其巔，下視峭削環轉，一如桃源，而翠壁萬丈過之；峯頭中斷，即爲「雙闕」，「雙闕」所夾而環者，即爲「瓊臺」；臺三面絕壁，後轉即連「雙闕」。余在對闕，日暮不及復登，然勝已一目盡矣。遂下山，從赤城後還國清，凡三十里。

初八日——離國清，從山後五里，登赤城。赤城山頂圓壁特起，望之如城，而石色微赤；巖穴爲僧舍凌雜，盡掩天趣。所謂玉京洞，金錢池，洗腸井，俱無甚奇。

遊鴈宕山日記

——浙江溫州府——

自初九日別台山，初十日抵黃巖，日已西，出南門三十里，宿於八疊。

十一日——二十里，登盤山嶺，望鴈山諸峯，芙蓉插天，片片撲人眉宇。又二十里，飯大荆驛。南涉一溪，見西峯上綴圓石，奴輩指爲兩頭陀，余疑即老僧巖，但不甚肖。五里，過章家樓，始見老僧真面目，袈衣禿頂，宛然兀立，高可百尺，側又一小童，偃僂於後，向爲老僧所掩耳。自章樓二里，山半得石梁洞，洞門東向，門口一梁，自頂斜插於地，如飛虹下垂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，高敞空豁。坐頃之，下山，由右麓逾謝公嶺，渡一澗；循澗西行，即靈峯道也。一轉，山腋兩壁，峭立亘天，危峯亂疊，如削如攢，如駢笋，如挺芝，如筆之卓，如幘之欹。洞有口如捲幙者；潭有碧如澄淥者。雙鸞五老，接翼聯肩。——如此里許，抵靈峯寺，循寺側登靈峯洞。峯中空，特立寺後，側有隙可入。由隙歷磴數十級，直至窩頂，則窅然平臺圓敞，中有羅漢諸像，坐玩至暝色，返寺。

十二日——飯後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。返舊路，抵謝公嶺下，南過響巖，五里，至淨名寺路口，入覓水簾谷，乃兩崖相夾，水從崖頂飄下也。出谷，五里，至靈巖寺，絕壁四合，摩天劈地，曲折而入，如另闢一寰界。寺居其中，南向。背爲屏霞嶂，嶂頂齊而色紫，高數百丈，闊亦稱之。嶂之最南，左爲展旗峯，右爲天柱峯。嶂之右脅，介於天柱者，先爲龍鼻水

龍鼻之穴，從石罅直上，似靈峯洞而小；穴內石色俱黃紫，獨罅口石紋一縷，青紺潤澤，頗有鱗爪之狀：自頂貫入洞底，垂下一端，如鼻，鼻端孔可容指，水自內滴，下注石盆：——此嶂右第一奇也。西南爲獨秀峯，小於天柱，而高銳不相下。獨秀之下爲卓筆峯，高半獨秀，銳亦如之。兩峯南坳，轟然下瀉者，小龍湫也。隔龍湫，與獨秀相對者，玉女峯也。頂有春花，宛然插髻。自此過雙鸞，即極於天柱。雙鸞止兩峯並起；峯際有「僧拜石」，袈裟偃偻，肖矣。由嶂之左脇，介於展旗者，先爲安禪谷，谷即屏霞之下巖。東南爲石屏風，形如屏霞，高闊各得其半，正插屏霞盡處。屏風頂有「蟾蜍石」，與嶂側「玉龜」相向。屏風南去，展旗側摺中，有徑，直上。巖級盡處，石闕限之。俯闕而窺，下臨無地，上嵌巉峒。外有二圓穴，側有一長穴，光自穴中射入，別有一境，是爲天聰洞：——則嶂左第一奇也。銳峯疊嶂，左右環向，奇巧百出，真天下奇觀！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，橋跨其上，山門臨之。橋外含珠巖在天柱之麓，頂珠峯在展旗之上：此又靈巖之外觀也。

十三日——出山門。循麓而右。一路崖壁參差，流霞映采；高而展者，爲板嶂巖；巖下危立而尖夾者，爲小剪刀峯。更前，重巖之上，一峯亭亭插天，爲觀音巖。巖側，則馬鞍嶺橫亘

於前，鳥道盤折，逾嶠右轉，溪流湯湯，澗底石平如砥。沿澗深入，約去靈巖十餘里，過常雲峯，則大剪刀峯介立澗旁。剪刀之北，重巖陡起，是名連雲峯。從此環遠迴合，巖窮矣。龍湫之瀑，轟然下搗潭中，巖勢開張峭削，水無所着，騰空飄蕩，頓令心目眩怖。潭上有堂，相傳爲諾詎那觀泉之所。堂後層級直上，有亭翼然面瀑。踞坐久之，下飯菴中。雨廉纖不止，然余已神飛鴈湖山頂。遂冒雨至常雲峯，由峯半道松洞外攀，絕磴，三里，趨白雲菴，人空菴圯；一道人在草莽中，見客至，望望去。再入，一里，有雲靜菴，乃投宿焉。道人清隱，臥牀數十年，尙能與客談笑。余見四山雲雨淒淒，不能不爲明晨憂也。

十四日——天忽晴朗，乃強清隱徒爲導。清隱謂湖中草滿，已成蕪田；徒復有他行，但可送至峯頂。余意至頂，湖可坐得。於是人捉一杖，躋攀深草中，一步一喘，數里，始歷高巔，四望白雲迷漫一色，平鋪峯下，諸峯朵朵，僅露一頂，日光映之，如冰壺瑤界，不辨海陸，然海中玉環一抹，若可俯而拾也。北瞰山坳壁立，內石笋森森，參差不一。三面翠崖環繞，更勝靈巖。但谷幽境絕，惟聞水聲潺潺，莫辨何地。望四面峯巒，累累下伏如邱垤，惟東峯昂然獨上，最東之常雲，猶堪比肩。導者告退，指湖在西腋一峯，尙須越三尖，余從之。及

越一尖，路已絕；再越一尖，而所登頂已在天半。自念志云，宕在山頂，龍湫之水，即自宕來。今山勢漸下，而上湫之澗，却自東高峯發脈，去此已隔二谷。遂返轍而東，望東峯之高者趨之。蓮舟疲不能從，由舊路下。余與二奴東，越二嶺，人跡絕矣。已而山愈高，脊愈狹，兩邊夾立，如行刀背，又石片稜稜怒起，每過一脊，即一峭峯，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，如是者三，但見境不容足，安能容湖？既而高峯盡處，一石如劈；向懼石鋒撩人，至是且無鋒置足矣。躊躇崖上，不敢復向故道。俯瞰南面，石壁下有一級，遂脫奴足布四條，懸崖垂空，先下一奴，余次從之，意可得攀援之路。及下，僅容足，無餘地，望巖下斗深百丈。欲謀復上，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，不能飛陟。持布上試，布爲突石所勒，忽中斷；復續懸之，竭力騰挽，得復登上巖。出險，還雲靜菴，日已漸西。主僕衣履俱敝，尋湖之興衰矣。遂別而下，復至龍湫，則積雨之後，怒濤傾注，變幻極勢，轟雷噴雪，大倍於昨，坐至暝，始出，南行四里，宿能仁寺。

十五日——寺後覓方竹數握，細如枝；林中新條，大可徑寸，柔不中杖，老柯斬伐殆盡矣！遂從岐度「四十九盤」，一路遶海而南，踰窰巖嶺，往樂清。

遊白岳日記

徽州府

丙辰歲，余同潯陽叔翁於正月二十六日，至徽之休甯，出西門，其溪自祁門縣來，經白岳，循縣而南，至梅口，會郡溪入浙。循溪而上，二十里，至南渡。過橋，依山麓，十里，至巖下，已暮。登山五里，借廟中燈，冒雪躋冰，二里，過天門：里許，入榔梅菴，路經天門珠簾之勝，俱不暇辨；但聞樹間冰響錚錚。入菴後，大霰作。潯陽與奴子俱後，余獨臥山房，夜聽水聲屋溜，竟不能寐。

二十七日——起視，滿山冰花玉樹，迷漫一色。坐樓中。適潯陽并奴至，乃登太素宮。宮北向；元帝像，乃百鳥銜泥所成，色薰黑。像成於宋，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，庭中碑文，世廟御製也。左右爲王靈官趙元帥殿，俱雄麗。背倚玉屏，前臨香爐峯；峯突起數十丈，如覆鐘，未遊台宕者，或奇之。出廟左，至捨身崖；轉而上爲紫玉屏，再西爲紫霄崖：俱危聳傑起。再西，爲三姑峯，五老峯，文昌閣據其前。「五老」比肩，不甚峭削，頗似筆架。返榔梅，循夜來路，下天梯，則石崖三面爲圍，上覆下嵌，絕似行廊。循崖而行，泉飛落其外，爲珠簾水。嵌之深處，爲羅漢洞，外開內伏，深且十五里；東南通南渡。崖盡處，爲天門。崖石

中空，人出入其間，高爽飛突，正如閭闔。門外喬楠中峙，蟠青叢翠。門內石崖一帶，珠簾飛灑，奇爲第一。返宿菴中，訪五井橋崖之勝。羽士汪伯化，約明晨同行。

二十八日——夢中聞人言大雪，促奴起視，彌山漫谷矣。余強臥。已刻，同伯化躡屐，二里復抵文昌閣，覽地天一色，雖阻游五井，更益奇觀。

二十九日——奴子報『雲開，日色浮林端矣。』急披衣起，青天一色，半月來所未睹，然寒威殊甚。乃促伯化共飯。飯已，大雪復至，飛積盈尺。偶步樓側，則香爐峯正峙其前。樓後出一羽士，曰程振華者，爲余談九井橋巖傳巖諸勝。

三十日——雪甚，兼霧濃，咫尺不辨。伯化攜酒至捨身崖，飲眺元閣；閣在崖側。冰柱垂垂，大者竟丈；峯巒滅影，近若香爐峯，亦不能見。

二月初一日——東方一縷雲開，已而大朗。潯陽以足裂留菴中。余急引伯化，躡西天門而下。十里，過雙溪街，山勢已開。五里，山復漸合，溪環石映，佳趣盡溢。三里，由溪口循小路入，越一山。二里，至石橋巖，橋側外巖，高瓦如白岳之紫霄。巖下俱因巖爲殿。山石皆紫，獨有一青石龍，蜿蜒於內，頭垂空尺餘，水下滴，曰「龍涎泉」。頗如雁宕龍鼻水。巖

之右，一山橫跨而中空，即石橋也。飛虹垂螭，下空，恰如半月。坐其下。隔山一岫特起，拱對其上，衆峯環侍，較勝齊雲天門；——即天台石梁，止一石架兩山間，此以一山高架，而中空其半，更靈幻矣。穿橋而入，里許，爲內巖，上有飛泉飄灑；中有僧齋頗勝。還飯於外巖。覓導循崖左下，灌莽中兩山夾澗，路棘雪迷，行甚艱。導者勸余趨傳巖，不必向觀音巖，余恐不能兼慕盤龍井之勝，不許。行二里，得澗一泓，深碧無底，亦龍井也。又三里，崖絕澗窮，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，亦此中奇境。轉而上躋，行山脊二里，則碁盤石高峙山巔，形如擧菌，大且數圍。登之，積雪如玉。迴望傳巖，帆岷雲際。由彼抵碁盤，亦近，悔不從導者。石旁有文殊菴，竹石清映。轉東而南，二里，越嶺二重，山半，得觀音巖，禪院清整，然無奇景，尤悔覲面失傳巖也。仍越嶺，東下深坑，石澗四合，時有深潭，大爲淵，小如臼，皆云「龍井」，不能別其孰爲「五」，孰爲「九」。凡三里，石巖中石脈隱隱，導者指其一爲青龍，一爲白龍，余笑領之。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，有水下注，外有橫石跨之，頗似天台石梁。伯化以天且晚，請速循澗覓大龍井，忽遇僧自黃山來，云「出此即大溪，行將何觀？」遂返。里餘，從別徑向漆樹園，行巉石亂流間，返照映深木，一往幽麗。三里，躋其

巔；余以爲高埒齊雲，及望之，則文昌閣猶巍然也。五老峯正對閣而起。五老之東爲獨聳寨，循其勢而出，曰西天門。五老之西，爲展旗峯；由其下而渡，曰芙蓉橋。余向出西天門，今自芙蓉橋入也。余望三姑之旁，猶矚日色，遂先登，則落照正在五老間，歸菴，已晚餐矣。相與追述所歷，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，足趾已及，而爲僧所阻，亦數也。

遊黃山日記

——徽州府——

初二日——自白岳下山，十里，循麓而西，抵南溪橋。渡大溪，循別溪，依山北行，十里，兩山峭逼如門，溪爲之束。越而下，平疇頗廣，二十里，爲豬坑。由小路登虎嶺，路甚峻。十里，至嶺。五里，越其麓；北望黃山諸峯，片片可掇。又三里，爲古樓坳。溪甚闊，水漲無梁，木片橫布一溪，涉之甚難。二里，宿高橋。

初三日——隨樵者行久之，越嶺二重，下而復上，又越一重：兩嶺俱峻，曰雙嶺。共十五里，過江邨。二十里，抵湯口——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。折而入山，沿溪漸上，雪且沒趾。五里，抵祥符寺，湯泉在隔溪，遂俱解衣赴湯池。池前臨溪，後倚壁，三面石磴，上環石如橋，湯深三尺。時凝寒未解，而湯氣鬱然，水泡池底汨汨起。氣本香冽，黃貞父謂其不及盤

山，以湯口焦邨孔道，浴者太雜還也。浴畢，返寺。僧揮印引登蓮花菴，躡雪循澗以上，澗水三轉，下注而深泓者，曰白龍潭；再上而停涵石間者，曰丹井；井旁有石突起，曰藥臼，曰藥銚。宛轉隨溪，羣峯環聳，木石掩映。如此一里，得一菴，僧印我他出，不能登其堂。堂中香爐及鑪鼓架，俱天然古木根所爲。遂返寺，宿。

初四日——兀坐聽雪溜竟日。

初五日——雲氣甚惡，余強臥至午起。揮印言慈光寺頗近，令其徒引。過湯池，仰見一崖，中懸鳥道，兩旁泉瀉如練。余即從此攀躋上，泉光雲氣，撩繞衣裾。已轉而右，則茅菴上下，磬韻香烟，穿石而出，即慈光寺也。寺舊名硃砂菴。比邱爲余言：『山頂諸靜室，徑爲雪封者兩月。今早遣人送糧，山半雪沒腰而返。』余興大阻。由大路二里下山，遂引被臥。

初六日——天色甚朗。覓導者，各攜筇上山，過慈光寺，從左上，石峯環夾，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，一望如玉。疎木茸茸中，仰見羣峯盤結，天都獨巍然上挺。數里，級愈峻，雪愈深，其陰處凍雪成冰，堅滑不容著趾；余獨前持杖鑿冰，得一孔，置前趾，再鑿一孔，以移後趾——從行者俱循此法，得度。上至平岡，則蓮花雲門諸峯，爭奇競秀，若爲天都擁衛者。

由此而入，絕巘危崖，盡皆怪松懸結，高者不盈丈，低僅數寸，平頂短鬣，盤根虬幹，愈短愈老，愈小愈奇；不意奇山中，又有此奇品也！松石交映間，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，俱合掌言：『阻雪山中已三月，今以覓糧勉到此。公等何由得上也？』且言：『我等前海諸菴，俱已下山。後海山路，尙未通，惟蓮花洞可行耳。』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，透峯罅而下，東轉，即蓮花洞路也。余急於光明頂石笋砦之勝，遂循蓮花峯而北。上下數次，至天門，兩壁夾立，中闊摩肩，高數十丈，仰面而度，陰森悚骨，其內積雪更深；鑿冰上躋，過此，得平頂，即所謂前海也。由此更上一峯，至平天砦。砦之兀突獨聳者，爲光明頂，由砦而下，即所謂後海也。蒼平天砦陽爲前海，陰爲後海，乃極高處；四面皆峻塢。此獨若平地。前海之前，天都蓮花二峯最峻；其陽屬徽之歙，其陰屬甯之太平。余至平天砦，欲望光明頂而上，路已三十里，腹甚枵，遂入砦後一菴。菴僧俱踞石向陽，主僧曰智空，見客色飢，先以粥餉。且曰：『新日太皎，恐非老晴。』因指一僧謂余曰：『公有餘力，可先登光明頂，而後中食，則今日猶可抵石笋砦，宿是師處矣。』余如言登頂，則天都蓮花，並肩其前；翠微三海門，環繞於後；下瞰絕壁峭岫，羅列塢中，卽丞相原也。頂前一石，伏而仰起，勢若中斷，獨

懸塢中，上有怪松盤蓋。余側身攀踞其上，而潯陽踞大頂相對，各誇勝絕。下入菴，黃梁已熟。飯後，北向，過一嶺，躑躅菁莽中，入一菴，曰獅子林，即智空所指宿處；主僧霞光，已待我菴前矣。遂指菴北二峯曰：「公可先了此勝。」從之，俯窺其陰，則亂峯別岫，爭奇並起。循之西，崖忽中斷，架木連之，上有松一株，可攀引而度，所謂接引崖也。度崖，穿石罅而上，亂石危綴間，構木爲室，其中亦可置足，然不如踞石下窺，更雄勝耳。下崖，循而東，里許，爲石筍缸。缸脊斜互，兩夾懸塢中。亂峯森羅，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窺者。缸側一峯突起，多奇石怪松。登之，俯瞰壑中，正與接引崖對瞰，峯迴岫轉，頓改前觀。下峯，則落照擁樹，謂明晴可卜，踴躍歸菴。霞光設茶，引登前樓。西望碧痕一縷，余疑山影，僧謂：「山影夜望甚近，此當是雲氣。」余默然知爲雨兆也。

初七日——四山霧合。少頃，菴之東北已開，西南膩甚，若以菴爲界者，即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。晨餐後，由接引崖踐雪下，塢半一峯突起，上有一松，裂石而出，巨榦高不及二尺，而斜拖曲結，蟠翠三丈餘，其根穿石上下，幾與峯等，所謂「優龍松」是也。攀玩移時，至獅子峯已出，遂杖而西。是峯在菴西南，爲案山。二里，躑其巔，則三面拔立塢中，其下